鹤岗特刊

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

突破封锁访问 WWW.MINGHUI.ORG

2016 年 8 月 24 日

无辜遭迫害家庭离散 鹤岗居民赵洪荣控告元凶江泽民

【明慧网】黑龙江省鹤岗市宝泉岭农垦管理局退休职工赵洪荣女士，只因坚持修炼法轮功，十几年来屡遭当局迫害，导致家庭离散，维持基本生活的退休金也被无理扣发。

现年六十岁的赵洪荣于 2015 年 5 月 17 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，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。

以下是赵洪荣在《刑事控告书》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：

遭勒索　贫穷家庭更陷困境

1999 年 7 月 20 日，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的疯狂迫害，警察多次去我家骚扰。2000 年 6 月 25 日，我和当地其他法轮功学员到公园炼功，宝泉岭警察张勇、吴旭东到我家小卖店将我绑架，并抄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，我被非法关押在宝泉岭看守所三个月。那时我的女儿正读高中，外甥也在我家，两个孩子正准备高考。忙于工作的丈夫知道我被绑架后心急如焚，就多次去当地公安局要人，最后被警察勒索了三千元才把我放回。

2001 年正月初四，我们当地大部分法轮功学员被宝泉岭公安局警察绑架。警察张勇、杜桂青与管局糖厂人事科长石长瑶闯入我家，土匪般不由分说开始抄家，之后强行把我带到公安局，逼我写不炼功、不上访、不进京的保证，我不配合，警察就把我送进当地看守所，非法关押近半年。我丈夫给他们六千元钱，才没把我送劳教。

当时我们夫妻都已下岗，经济非常紧张，还要供孩子上学，这六千元对我家来说是个巨大数字。但我丈夫知道我是好人，不该遭迫害，尽管我们的日子十分艰难，他仍咬紧牙关挺着。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我的父母和公婆到看守所去看我。当我戴着手铐、身体虚弱、面容憔悴的被警察押出来时，老人们都心疼地嚎啕大哭，不停地喊着："我的孩子啊！你是个好人，怎么会遭到这一步啊？"

遭劳教　受折磨　家庭离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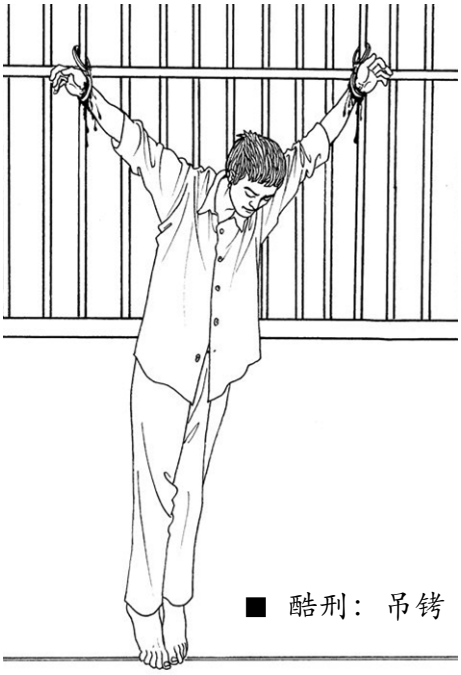
2002 年 9 月 13 日凌晨一点左右，七、八个警察去我家砸门，砸了好一阵子没人给开门，警察们就弄来一辆大吊车，把一个警察吊到我家四楼砸碎玻璃闯了进来，强行将门打开后，又放了几个警察进来。警察问我的丈夫为什么不开门，我丈夫说："半夜三更的，门能随便开吗？你让开就开啊？你们往死里砸门，我以为是强盗呢！"警察开始翻箱倒柜一顿折腾，把我家东西扬一地。我丈夫被气得直哆嗦，直问警察："你们是土匪啊！"警察抄完家，就强行将我拖走，当时我连鞋都没穿上。

我被关押到宝泉岭公安局，第二天便被劫持到当地看守所。警察连续对我提审，还有夜审。在提审我时，警察对我打嘴巴子，并对我进行恐吓、引诱、不让睡觉。

我在看守所吃的是用发霉的面粉蒸出的馒头，又黑又粘，喝的汤没有一滴油，一碗汤里有半碗泥，都不如猪食，就是这样，每人每天还收 12 元伙食费。每天被强迫码大排（即一排排坐在地铺上）不许动，坐得腰酸背痛，腿疼的令人难以承受。

我在看守所被迫害了五个多月后，于 2003 年 3 月 27 日被非法劳教三年，劫持至哈尔滨戒毒劳教所。

在哈尔滨戒毒劳教所，警察逼我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"三书"。我不配合，警察就强制我蹲马步，一蹲就是十几个小时，不许动，蹲得两腿脚麻木、肿胀；警察不让我睡觉，给我戴上手铐吊铐在很烫的暖气管子上，只有脚尖能着地，从晚上九点一直铐到第二天上午才放下来。当时我的手腕被勒破了皮，两手肿起、铁青……



■ 酷刑：吊铐

遭严管迫害一年后，我又被强制做超负荷的奴工劳动，　每天劳动的项目是挑筷子、挑牙签、扛箱子、装卸车。每天都有定额，完不成定额不让睡觉。经常干到大半夜，有时干到第二天早晨。装卸车时，不管老少都得去扛货箱子，每箱五、六十斤重，每人要扛七、八十箱，上下楼累得实在迈不动步就会挨打骂。

哈尔滨戒毒劳教所用各种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：上厕所和洗漱、吃饭时间受限，每次只给五分钟，根本不够用，早晨刷牙洗脸或排便只能做一样，有人排便还没排完就被强行撵出厕所；一年四季没有热水洗澡，夏天干活累得大汗淋漓，满身的臭汗也不让冲洗。

劳教所警察还经常对法轮功学员搜身，从上到下、从里到外搜个遍，翻被褥（把被褥都得拆开），每次都

翻得狼藉一片。

2004年过新年时，戒毒所让所有被关押人员演节目，法轮功学员宗桂香站起来高呼三遍："法轮大法好！"喊声刚落，就有多名警察一拥而上，将宗桂香按倒在地，迅速拖走。他们给宗桂香上了大刑——坐大号"老虎凳"，两臂反扭背在后面。由于是大号的老虎凳，椅背太宽，手间距离太远，用两个手铐把左右臂对拉连接起来铐上，宗桂香被折磨得死去活来。

警察刘巍每天接班时到宗桂香跟前折磨她：用手抓住手铐，用尽全身力气使劲往上提再往下猛劲一压，这种酷刑折磨使宗桂香一声惨叫昏死过去。警察就这样迫害她七天七夜，才把她从老虎凳上放下来。这时宗桂香的两臂已经抬不起来了，残废了。

我对劳教所如此惨无人道的迫害绝食抗议，警察宁立新、吕培红、于坤把我叫到楼上医务室，按在椅子上，拽着我的头发，三人一起摁着我强行灌食。接着把我绑到楼下中厅，把我反扣在椅子上，一会功夫两只胳膊剧烈疼痛，一分一秒都难以忍受，就这样整整被迫害一天。

哈尔滨戒毒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：用高压电棍电、戴手铐、坐老虎凳、坐铁网筛、蹲小黑号、上壁环、地环等等。

有一次，我的丈夫和女儿千里迢迢来戒毒所看我。在接见室，女儿刚拿起电话，警察孙彦秀看女儿说话的态度没有站在警察一边，一句话都没让我说就强迫我离开接见室。父女俩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钟，也没让再见一面，只好难过地离去。

2004年5月和7月，劳教所两次对我们法轮功学员和所有劳教犯都强行抽血了，我们不抽，警察就连打带骂的拽我们去，大约是二十毫升注射器，每人都抽一大管。从劳教所回家后我才知道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杀害了。

由于屡次遭受迫害，我的丈夫承受不住这种精神打击，于2005年1月去劳教所与我离了婚。我于2005年8月11日走出了劳教所。

遭持续迫害　被迫长期流离失所

我回家后，当地公安局和"610"还不放过我，以我是重点人物为名，扬言在年底还要抓我，并将我三年劳教期间的二万五千多元退休金全部扣发。

2007年1月6日，宝泉岭公安局伙同"610"又开始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，他们认为我是重点人物，列了"黑名单"。警察策划并雇人到我家附近蹲坑数日企图抓捕我，见家里没人就四处找我。警察到我当地所有亲属家进行骚扰，也没找到我，就在各交通要道设关卡拦截，搞的整个小镇一片恐慌。我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走脱，离开了当地。

我开始流离失所。东北的1月正是冰天雪地，数九严寒，亲朋好友因害怕被株连不敢收留我，我就四处寻找栖身之地。还有17天就要过新年了，我的女儿也要从外地回来过年，可是我有家不能归，过年也不能与亲人团聚。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，我几经周折去了一个朋友家躲避了几天。

这段时间里，警察多次去骚扰我的家人和亲戚。我女儿在大连工作，警察张树鹏和另一个不知名的警察就去大连骚扰，并对我女儿进行恐吓和威胁；我的妹妹在山东，警察又去山东骚扰，搅得亲人不得安宁。

警察没抓到我，就在经济上对我再次施加迫害，管理局停发了我自2007年1月起至今的全部退休金，达十六万多元。更有甚者，警察连我已离了婚的丈夫和家人都不放过，多次到我前夫外地打工处和他父母家骚扰。

在我流离失所期间，亲人们得不到我任何消息。我女儿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能与母亲相见，母女连心啊。当女儿第一次通过网络视频与我相见时，看到我憔悴的面容，不禁用手紧捂住嘴，哭得泣不成声。孩子在心灵上承受着巨大的煎熬。看着女儿在视频的另一端哭得如此伤心，我多想把女儿抱在怀里抚慰她、呵护她，可是我不能。

2014年4月30日下午，我和鹤北林业局法轮功学员张桂兰在宝泉岭因发法轮功真相传单，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，遭警察绑架，我的住所也被非法搜查，笔记本电脑、约一千六百元现金等财物被抢走。

我和张桂兰被劫持到当地公安分局一警区，警察把我们二人分开，把我铐到审讯室的铁椅子上非法审讯，一直持续到半夜。几个警察非常野蛮和流氓，拿着矿泉水瓶子捶我，一个体重有两百斤的警察恶狠狠的骂我。还有一个警察，下半夜来的，就是亲自抓我的那个人，警号是150464，他洋洋自得，以为自己立了大功。

5月1日上午，我从公安局走脱。现仍流离失所在外。

江泽民对法轮功十六年的迫害，使我无法和亲人团聚，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。然而，这只是冰山一角。在法轮功被迫害期间，有我这样遭遇的家庭千千万。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群体长达十六年的残酷迫害，犯下了反人类罪、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。江泽民不仅违反了国际法，也同样违反了《中国宪法》、《中国刑法》、《中国刑事诉讼法》等多部法律。这场残酷迫害已构成江泽民违法违宪的多项犯罪。◇